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_臣英瞻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陳林

校對官中書_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_臣馮蓋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十五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邶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箋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音義

王于況反又疏
如字下同

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
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

基業也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之先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正義曰變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

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為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以告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為避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

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為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為急故陳人耕鋤之事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桑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

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繅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為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夫言取瓜瓠葵棗

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盛冬之月事在正後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於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其失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

未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
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也閒於政事然後饗
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
毛鄭注雖小有異大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

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
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一之日鬻發二之
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
日周正月也鬻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
也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

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之日
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傳三
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耒耜也四之日周
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
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饁
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
事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音義

齎音必說文作畢發如字栗烈並如字說文作𪔐
𪔐禍音曷以毛為布也耜音似饁炎輒反野饋也

字林手劫反峻音俊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饕尺志反下同夏戶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愧反饋式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云先公教亮反又為于偽反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日有齊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饋也又幽人從君之教三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峻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峻至喜言田峻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

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為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

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
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
其中。每時舉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
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
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傳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
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
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
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者。周之正月謂
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傳
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
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
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
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
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
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
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

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之牙
藥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
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
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
成不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
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萼始明以物成故
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
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
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為一二而謂之三四者
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月則羣物未成
更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
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元命包曰
周人以十一月為正殷人以十二月為正夏人以十三
月為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為十三與
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
是氣故以鬱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

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正義曰毛布用毛
為布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
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
月則當績衣事絲蠶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
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流於時蠶
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故不以
蠶事屬此傳正義曰于訓於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月
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
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
春之月者今言幽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幽
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是寒晚溫亦晚故
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
陳設曰足對文則為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
以足推故云無不舉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
鑑諸釋詁文孫炎曰鑑野之餉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
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

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知為祭先教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酒食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箋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饁饁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壘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遷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飡何獨田畯之尊

不可為之設食也說其為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箋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

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

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音義

離本作鷖又作鷖同力知反

直吏反本亦作雅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殆音待疏正義曰毛以為七月之中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矣又本其趨時養蠶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也於此之時女
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樛之桑以養
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
日遲遲然而舒緩采桑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
之時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

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
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異
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餘同傳正義曰倉庚
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
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為之徑微行為牆下徑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孟子文引之者自明牆下之意遲遲者曰
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
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
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過春暄則四體舒泰春
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
四體褊躁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
之淒淒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
草云繁皤蒿孫炎曰白蒿也傳於米蔡云皤蒿也此云
白蒿變文以曉人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
令人猶用之傷悲感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
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

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說者皆以為生之始然則胎殆義同故為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野故幽公之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幽居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箋正義曰箋又中傳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而無陽故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

風詩也此言是幽風六章云是謂幽雅卒章云是謂幽頌者春官箴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幽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幽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幽風明此篇之中常具有風雅頌也別言幽雅幽頌則幽詩者是幽風可知故箴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是有幽風也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幽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謂幽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居之美政故知籛稻為酒是幽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幽頌也箴章之注與此小殊彼注云幽詩為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之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燾發之類是也又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卷十五

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邦舉趾鑑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則亦以首章為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獲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獲酒釀酒亦為豳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籥章之文而為說也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為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為頌然則始為風中為雅雅成為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為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故其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傳葦為萑葦為葦豫畜萑葦可以
為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蠶月
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傳斨方罋也遠枝
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莫桑也箋云條桑
枝落之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傳
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
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

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為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音

義

崔戶官反葦韋鬼反亂五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條他彫反注條桑同又如字沈暢遙

反折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宜反盪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蕘徒奚反鵬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反暴蒲

卜反染疏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如琰反疏正義曰言七月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

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倚束而采之

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

始績麻民又染纁則染為玄則染為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為公子之裳也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

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為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雖互
言之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萑亂樊光云萑初生蔥息理
反駢色海濱曰亂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葦華舍人曰
葦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葦郭璞曰即今蘆也又
云葦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萑長大為
亂成則名為葦初生為葦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小大
之異名故云亂為葦葦為葦葦為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兼葦
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葦行葦云敦彼行葦夏時已名
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
也植槌也薄用葦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葦葦為蠶之
用故云豫畜葦葦可以為曲也箋正義曰養蠶女功之
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言蠶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
始此章并說為裳故云自始至成也傳正義曰破斧傳
云隋登曰斧方登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故
云斨方登也此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
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

條揚者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也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然倚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倚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莢桑取周易枯楊生莢之義莢是葉之新生者鵬伯勞釋鳥文李廵曰伯勞一名鵬樊光曰春秋傳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鵬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鵲鵲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鵲鵲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緝麻之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謂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八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令禮記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染法玄入數禮無

明文故鄭約之以為六八謂三八赤三八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染終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為四八也三則為纁四入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為明謂朱色光明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裳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上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箋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于邦舉趾下云載纁武功唯校中

月其獲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鵲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幽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穠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日為改歲入此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祁言晚寒者猶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鵲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鵲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

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
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
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
獲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
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
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
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
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夏翟毛羽五
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
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
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
言之染色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
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以下
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狐狸云為
公子裘亦是厚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傳不榮而實
日秀萸萸草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隕墜穽落也箋云
夏小正四月王萸秀萸其是乎秀萸也鳴蜩也穫禾也
隕穽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萸始一之
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
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
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二之日其
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獮獻豸于公傳績繼繼功事也豕一

歲日獵三歲日斫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豕

生三日獵音義

蔓於遙反蝸徒彫反穫戶郭反隕于敏反蔣音託塘音唐墜直類反蒞音婦貉

戶各反獸名狸力之反獸名搏音博舊音付疏正義曰自為于偽反縵子管反獵子公反斫古牽反疏四月秀者蔓之草也五月鳴者蝸之蟲也八月其禾可穫刈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為裘以助女功之一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為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獵獻大斫於公戰鬪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

與夏小正皆作王芻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芻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蔓與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蔓草故云物成自秀蔓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傳正義曰于謂往也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貉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貉皮并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居論語文言其毛厚服之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為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草春獻之注云皮草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者豫獻之以待王時服用頒賜故也箋正義曰以經狐貉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云狸製狸裘也禮

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供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為正女功皮裘為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正義曰續繼功事皆釋詁文縱入私豳入公則豳大縱小言其一歲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蒐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稱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李冬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豳生三日縱釋獸文箋既易傳不以縱為一歲之名則豳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麋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簞戶箋云為此四者以備寒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音義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字韓詩云宇

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反。蜻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迅。同。卒寸忽反。穹起弓反。室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窓也。瑾音覲。牖音酉。簞音必。曰音越。為音于。偽反。一讀曰而實反。疏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蟲為如字。漢書作聿為。疏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內，至于十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之漸。故三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瑾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鼯人又告妻子言：已穹室瑾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歲之後，感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為此也。傳正義曰：斯螽，蚣蛸釋蟲文。又云：螽，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

曰樗雞陸璣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宇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為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視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北為寒之備不塞南窓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墜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墜為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簞戶儒行注云簞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室墜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

為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求無禍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傳鬱棗屬萁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鬱萁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傳壺瓠也叔

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樗乾

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音義

莫於六反

亨普庚反藪音叔本亦作叔藪也剝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棣大計反嬰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力反

釀女亮反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苴七餘反茶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糝素感反

疏正義曰此鬱莫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莫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食棗當剝擊取

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鬱莫葵棗瓜

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楨毛

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

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萸
萸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
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萸李即萸
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萸也棣須就樹擊之所以
剝為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
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
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醪酒也昔酒今之酋父白
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
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
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正義曰釋詁文介左也言助
也展轉相訓是介為助也鬱下及棣總助男功獲稻為
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為正男功果實菜茹
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傳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
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
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
有實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擣唯堪為

薪故云惡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食之也荼以為
菜糲以為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章納穀有麻在男
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
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築場圃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箋云場圃同地自

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穧禾麻菽麥傳後熟曰重先熟曰

穧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嗟我農夫我稼

既同上入執宮功傳入為上出為下箋云既同言已聚

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

功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
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傳乘升也箋云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
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

音義

場直羊反下同本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今亦宜
直羊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重直容反注

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
穆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穆音六
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麥後種先熟曰稑困兵
倫反上時掌反注同索素落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亟
紀力反定疏正義曰毛以為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故
都佞反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十

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囷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我農夫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以幽公又其始為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舍美農人趨時也鄭唯以乘為治謂急治野屋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東山云町疇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者豸民云柔亦不如茹者咀嚼之名以為菜之別稱故書傳謂菜為茹後熟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相傳

為然無正文也箋正義曰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稷四種而已其餘稻秫瓜梁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既納困倉已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為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為公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傳正義曰絢紵釋言文李巡曰絢繩之紵也乘升者乘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為升也箋正義曰亟急釋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為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為田事且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令於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
營與播種者為始與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
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治之祭社者
則公為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
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為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
為來年鋤耔而止舍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
謂蜡也天宗為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
田獵所獲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
割牲或言獵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月
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
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傳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

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搏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

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

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誦音義

鑿在落反冲直弓反聲也凌力

證反又音陵說文作滕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艸非腹音福靚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滌廷歷反埽也曰音越或人實反非縮所六反閒音閑躋子奚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光觥觥彭反本亦作觥疆疏正義曰毛居良反或音注為境非校戶教反樂音洛疏以為誦公教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冲冲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為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

畢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為飲酒之饗禮其牲用犬
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尊大夫故特為殺
羊也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
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齒公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
竟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為民所慶賀也鄭以為朋酒
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
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為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
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
君使君萬壽無疆餘同傳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
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
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
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耳
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貌非聲故
云鑿冰之意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故知為冰室也案
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
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

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彼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
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
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
止得為冰體不得為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
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
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
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
先薦寢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
孟春律中大族二月律中夾鐘言二月大族用事者以
大族為律夾鐘為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
二月猶云大族用事箋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以上皆
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
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
孫炎曰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
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
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

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覲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曰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為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覲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奎星

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開也傳下句別言
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乃謂十二月始藏之二月
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箋引彼文加司
字者彼文上句句云以享司寒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
箋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
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
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
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為此頒冰故藏
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以其不
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
寢廟月令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此已破引之
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
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
之職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文彼注云暑氣盛王
以冰頒賜則主為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
室也案傳以啓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

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
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
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故
傳以火出言之上章蠶績裳裘是備寒之事故此章又
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以序言后
稷故兼言也傳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霜降收
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
肅注云肅謂枝葉縮束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洗器謂
之滌則是淨義故為埽也在埽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
其埽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
曰朋埽埽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
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馬則加以羔羊言曰殺
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
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
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
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

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箋正義曰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

燕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云燕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傳正義曰傳以朋酒斯饗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堂學校謂黨正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兕觥者罰爵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竟作境箋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

臣知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太學也知在太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序鵠鵠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鵠鵠馬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音義

鵠尺之反鵠于嬌反鵠鵠鳥也遺唯季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疏

正義曰此鵠鵠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

鴉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
令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
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鴉鴉之
詩以貽王今幽風鴉鴉也鄭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
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
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
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
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
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
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作此詩遺成
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
之辭遺者流傳致遠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
此周公自述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
異也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興也鷓鴣鷓鴣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箋云重言鷓鴣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
巢也鷓鴣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
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克武王之喪欲攝政成
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
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
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

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恩斯勤
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
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

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

之音義

鴟乃丁反郭音甯鴟音決鸛鴞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太平音泰鴞本又作孺如

住反誚在笑反鬻由六疏正義曰毛以為周公既誅管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

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鴞鴞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此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

室自后稷以來世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為我稚子成王之病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之詩言鴝鵒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此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祖父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鴝鵒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為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為辭耳傳正義曰鴝鵒鵒鵒釋鳥文舍人曰鴝鵒一名鵒鵒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鵒鵒陸璣疏云鴝鵒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

人謂之鷦鷯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鷽鷽之意唯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鷽鷽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是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克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為取象鷽鷽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鷽鷽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

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諮請令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其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為愛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為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

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興恩之言殷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鴟鴞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為巢下之民金滕注云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是大斥也王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傳迨及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令女下民或敢侮予箋云我至

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

其絕奪。

音義

迨音待，徐又救，改反。生音杜，注同。小雅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

林作黻，桑皮也。音同。綢繆上疏，正義曰：毛以為自說作直，畱反。下莫侯反。恚於季反。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

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大功，甚難。若是，令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鄭以為鷦鷯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鷦鷯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令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見其毀損。

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土地汝成
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意欲
怨恨之言鷓鴣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鷓鴣
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
之也傳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卽剝脫之義故為剝也
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
土卽桑根也王肅云鷓鴣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
以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
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興王肅下經注
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
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過絕以全周室傳
意或然箋正義曰箋以此為諸臣諂請故亦為興巢下
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
恚怒者鷓鴣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傳拮据櫟楫

也茶萑茗也租為瘠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曰予

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

曰我未有室家之故音義

拈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拈据將力活

反茶音徒蓄勑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瘠本又作屠音徒穢京劇反本作戰榻俱局反說文云持也萑音疏正義曰毛以為鴟鵂言已作九茗音條難乃旦反

巢之苦予手穢榻其草予所

將者是茶之草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生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為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稚子弱寡王

室乃為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為鷓鴣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鷓鴣又言已所以勤勞為此室巢者曰子未有室家故勞力為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甚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正義曰說文云械持械桎謂以手爪桎持草也七月傳云亂為荏此言荏苒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為之故云租為也瘡病釋詁文經言子口卒瘡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子手拮据言手予所拮茶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又未見故又言子口卒瘡言口病明手

亦病也且卒瘞謂盡病苦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為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謂我未有室家傳以曰者稱他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傳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傳翹翹危也嘒嘒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令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

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音義
譙字或作焦同在消反脩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疏
所列反下同翹祈消反漂匹遙反曉呼堯反翹音素
正義曰毛以為鴟鵂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而殺予
尾消消而敝手口既病羽尾殺敝乃有此室巢以喻先
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鵂又言室巢雖
成以所託枝條弱故予室今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
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曉曉然而恐懼以喻
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
周公言已亦曉曉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
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敝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
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為
成王所漂搖將誅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
維音曉曉曉喻告訴之意也傳正義曰譙譙殺消消
敝者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

殺敵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翹翹危曉曉懼者皆釋訓
文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所漂
搖則鳴音曉曉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
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曉曉而懼

鴟鵂四章章五句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

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
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仲美而詳之

音義

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說

疏正義

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攝政元年東征
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
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雖皆是勞辭
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
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
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思之也經
說果羸等物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
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經說洒掃穹室以待
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
士將行新合昏禮經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昏之事是

得其及時也周公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居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象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云其唯東山乎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

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
蔡叔霍叔三人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
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
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
其惡之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
也攝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
二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
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
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蔽解
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奄者據
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意
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夏美之而詳其事故
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傳惓惓言久也濛雨貌箋云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徃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蝟蝟者蝟烝在桑野傳蝟蝟

蠋貌桑蟲也。烝寘也。箋云：蠋，蝟蝟然特行。久處桑野，有

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箋

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音義：恤，徒刀

反。又吐

刀反。濛，莫紅反。為于偽反。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

反。枚，莫杯反。鄭注：周禮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為繮結

於項中，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下同。蝟，烏玄反。蠋，音蜀

烝之承反。寘，音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

從穴，下真寘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

古聲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

毛詩注疏

三七

之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心則念西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不誅誅殺兄弟慙見父母之廟故心念西而益悲傷又言歸士久勞在外幸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在軍無事於行陳銜枚言敵皆前定未嘗銜枚與戰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蛄蛄然者桑中之蠋蟲常久在桑野之中似有勞苦以興敦敦然彼獨宿之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迷其勤勞閤念之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鄭唯我東曰歸二句言我軍士在東久不得歸常言曰歸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士思家而悲餘同箋正義曰此篇皆言序歸士之情而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意皆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箋又云凡先著此四句皆為序歸士之情者以序分別章意嫌此四句意亦不同故言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傳正義曰辟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有死罪則啓於甸人公

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
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田野之官賁而縊殺之曰啓
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
比也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是其事也傳言此者解周
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
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則念西而悲也箋
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辭不宜言已意故易傳以
為此二句亦序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
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
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
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傳正義曰故微者
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教戰法云遂鼓銜枚
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
惑是枚為細物也箋正義曰此言東征之事故知制彼
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陳銜
枚之事言豫前自定不假戰鬪而服之也若前敵自定

當應連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國既多須園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異蓋鄭以義言之傳正義曰釋蟲云蚺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然寘釋言文彼作塵箋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在此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傳果

羸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啞鹿迹也熠燿
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懷思也
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音

義

羸力果反施羊鼓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
增耳室本或作堂誤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

交反郭音蕭町他興反或他頂反字又作打音同啞本
又作啞他短反字又作啞熠以執反熠以照反枯古活
反委沈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出邊踦起宜
反今詩義長踦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
燐洛刀反字又作燐螢惠丁反令力疏傳正義曰釋草
呈反思息嗣反繫於兮反又作翳云果羸之實枯

樓李巡曰枯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
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
實如瓜瓣是也伊威委黍蠮蛸長崎釋蟲文舍人曰伊
威名委黍蠮蛸名長崎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别名
長崎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
陸璣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窺底土
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蠮蛸長崎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
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
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是踐
地之處故知叮嚀是鹿之跡也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
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燿也又解燿體云燿燿火也釋蟲
云螢火即熠燿舍人云螢火即熠燿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
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燿淮南
子云久血為燿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燿者
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
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燿未有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

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
也
熐非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傳埵螳塚也將陰雨則穴
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
雨則鳴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
塞洒灑埽拊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
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

也然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

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音義

鶴本作

謹古玩反埴田節反洒所懈反沈所寄反埽素報反螳本亦作蛾又作蟻魚綺反好呼報反拊甫問反敦徒端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蓼力菊反聚薪也專徒端反下同綴張衛反瓣廬遍反又白范反說文云瓜中實也沈疏正義曰毛以為上四句說歸士之情次四薄閑反疏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解甚苦既繫苦於蔓似如勞苦而其解又苦以喻君子繫屬於軍是事苦

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析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析薪之役餘同傳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螳小者螳舍人曰蚍蜉即大螳也小者即名螳也然則螳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溼鵲鳥鳴於其上故知是螳避溼而上塚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先知之是螳避溼而上塚鵲是長鳴而喜也陸璣疏云鵲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案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卑裾又尼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為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以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正義曰瓜

之辦有苦者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
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炁為塵訓之為久析薪是分裂之
義不應作粟故辦之云古者聲粟裂同
故得借粟為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箋云凡先著
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倉庾于飛熠燿其羽箋云
倉庾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
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令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之子于
歸皇駉其馬傳黃白曰皇駉白曰駉箋云之子于歸謂
始嫁時也皇駉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傳

繡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
之多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傳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

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

序其情樂而戲之音義

為于偽反樂音洛下同駁邦角反律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鵷反

悅始

疏

正義曰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

燿

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

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

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
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記時言歸
士之妻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
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令
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
言以戲樂之餘同箋正義曰鄭以仲春為昏月月令仲
春倉庚鳴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
為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
秋冬為昏此義必異於鄭宜以倉庚為興王肅云倉庚
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
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正義曰黃白曰皇駟
白曰駮釋畜文舍人曰駮赤色名曰駮也黃白色名曰
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駮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
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駮白曰駮謂馬色有駮處有白
處舍人言駮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禕赤色也釋器云
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縷也孫炎曰禕悅巾也郭璞曰即

今之香纓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為禕綾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綯，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禕為悅，中失之也。母戒女禮，施衿結悅，士昏禮文。彼注云：「悅佩中，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悅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悅證此，結綯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綯為悅，中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綯為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悅，此言結綯，則綯當是悅，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十，則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正義曰：「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

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禮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也傳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理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正義曰箋以此序歸士之情常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常之道故易傳以為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歸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箋惡四國者

惡其流言毀周公也音義

惡鳥路反注同

疏

正義曰三章皆上二句惡四國

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國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國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

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為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四國管

蔡商奄也皇匡也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將大也

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音義斯七

羊反

說文云方鍤斧也隋徒禾反何湯疏正義曰毛以為斧

果反孔形狹而長也鍤曲容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斧

以喻禮樂者亦國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為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其君是為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國之君正是四國之民正為四國之民被誘作亂周公不以為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為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為大罪以興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

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為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箋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是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傳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

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為伐時成王在馬故稱成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耳成王則為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實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為匡箋又轉為正箋正義曰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猶其宮

如此則言奄君見殺
與序不同書傳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

傳吡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箋云嘉善也音義錡巨宜反

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疏傳正義曰此與下傳云
云木屬吡五戈反又作訛木屬曰錡皆未見其文

亦不審其狀也
吡化也釋言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傳木屬曰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傳道固也箋云道斂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傳休美也

音義錡音求徐又音蚪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疏傳
之獨頭斧道在羞反徐又在幽反休虛蚪反正

義曰遁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遁斂聚也彼遁作摯音義同是遁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

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

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

之音義

利古何反朝直遙反注及下篇同

疏

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

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鵠鶚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

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
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鄭以為周公避居
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
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
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
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正
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
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獨刺朝廷
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盡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
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
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斥
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
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
者也毛氏雖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攝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
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

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鴝鵒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鴝鵒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若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

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娶妻如何匪媒不

得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

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

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音義喻柄彼病反取七疏

正義曰毛以為柯者為家之器用禮者治國之所用言

欲伐柯以為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禮

以治國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

柯以為家用喻周公能行禮得禮以治國能執治國之

禮者其唯周公耳又言娶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

治國如之何非禮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禮故使媒則得

妻以喻周公能用禮故任周公則國治刺王不知周公

而不任之也鄭以為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

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周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妾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正義曰考工記卑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開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是以柯喻禮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柯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禮既能得禮周公又能執禮以治國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國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禮也箋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觀之子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

易傳言以類求其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正義曰傳以
下文籩豆有踐籩豆禮器則此亦禮事故傳以上經與
此皆喻禮也正以媒為興者媒所以用禮喻周公能用
禮娶妻不以媒則不能得妻喻治國不用禮則不能安
國言周公能用禮以安國而王不知故刺之箋正義曰
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為喻故易
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
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
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
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
為此說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
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
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
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諭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

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傳踐行列貌箋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

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音義

觀古豆反

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疏正義曰毛以為伐柯之法其士戀反樂音洛說音悅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

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

交於下願於下事其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已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

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復遵豆禮器有踐然
行列而次序矣禮事弘多不可偏舉言其遵豆有列見
禮法大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法則不遠舊柯足
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
知之言衆人之心皆言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
當以饗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宜厚待
周公刺彼不知者也傳正義曰此伐柯之不遠求還近
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已故解
不遠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已則以所願之事交於
在已下者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事於
已之上者此皆近取諸已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
有禮君子能以身恕物言周公能為此也王肅云言有
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正義曰箋以為
勸迎周公之辭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
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
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為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

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傳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列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怨以行禮則此當為任用有禮之人則得禮事陳說籩豆是行禮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禮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箋正義曰觀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音義

罍本

亦作罍疏

正義曰作九罍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于逼反疏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

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既攝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盡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臣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政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不宜居東王當以袞衣禮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無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鱗魴傳興也九罭纓罟小魚之網也鱗魴大

魚也箋云設九罋之罍乃後得鱻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我覲之子衮

衣繡裳傳所以見周公也衮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

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音義

鱻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纓子美反又子公反字

又作總罍音古今江南呼纓罍為百囊網也衮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字或作卷

疏正義曰毛以為九罋之中魚乃是鱻也魴是大魚處九罋之

音同卷卷冕反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禮見之鄭以為設九罋之網得鱻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

之大禮迎周公之大人是擬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禮正
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衮衣繡裳往迎之
傳正義曰釋器云纓罍謂之九罍九罍魚網也孫炎曰
九罍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纓今之百囊網也
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鱒似鱒而鱒細於鱒赤眼江
東人呼魴魚為編陸璣注云鱒似鱒而鱒細於鱒赤眼
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罍者以其纓促
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
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罍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
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王肅云以
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正義曰箋解
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為喻耳以下句
衮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易傳
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傳正義曰傳解詩
言衮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
畫龍於衣謂之衮故云衮衣卷龍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鳬
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令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
其所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
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
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
復其位不得留也音義鳬音符鷺鳥分反又作翳疏正義曰毛以鴻者大鳥飛而循
渚非其宜以喻周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
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禮歸
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
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刺王不早迎鄭以為鴻者大

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與凡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悟親迎周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周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為避居處東故云與凡人耳周公未得禮者言周公未得王迎之禮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為久故以近辭言之也箋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為誠也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告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為誠言公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

東人之辭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處東既言不宜處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傳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傳宿

猶處也疏

正義曰箋以為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

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傳無與公歸之道也箋

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

有袞衣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

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箋云周公西歸而

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音義齊子西反本疏

正義曰毛以為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章言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為此是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意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令齋來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我公西歸兮若以公歸我則思之王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傳正義曰周公在東都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成王不與歸也箋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雖臣不知而王必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往見之於時成王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東都之人言已將悲故知是心悲念公也傳以為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肅云公久不歸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罍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箋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音義

狼音郎獸名也跋音卜末反又蒲末反字或作拔同
王功于況反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德起然反
疏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
之時其遠則四國流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端
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謂周公實欲篡奪已位周
公進退有難如此卒誅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大
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詩美進退有難而能
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美其不失
聖者本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
將攝政時遠則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
心近則成王不知而周公不怨不生忿懣之意卒得
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進有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
欲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弼左右是退有
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
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
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唯說進有

難也不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述周公進退有難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充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為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為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為太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為難進退有難而終始無愆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為成王此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為太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為進有難王不知為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傳興也跋躡震路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路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

興者喻周公進則躡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
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
又畱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傳公
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鳥人君之盛履
也几几絢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
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
遁辟之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畱之以為太師履赤
鳥几几然音義

寔本又作走丁四反又陟值反躡力輒反
跲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玷丁

簞反孫毛如字鄭音遜鳥音昔疏正義曰毛以為狼之
屨俱具反絢其俱反遁徒遜反老者則頷下垂胡狼
進前則躡其胡卻退則踞其尾是進退有難然猶不失
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攝政之時遠則四國流言
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就周
道所以進退有難而攝此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
大美之德能履赤鳥几然威服以行禮然後授之故
也鄭以為老狼進則躡其胡退則踞其尾進退有難不
失其猛喻周公將欲攝政遭四國流言歸政成王王復
留為太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其聖
之事言周公既致太平乃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留
在王朝為太師之官履其赤鳥其鳥之飾几几然美其
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正義曰踞躡躡釋言文李巡
曰跋前行曰躡踞踞郤頷曰蹇也說文云跋躡丁千反踞
躡行二反躡即蹇也然則跋與蹇皆是顛倒之類以跋
為躡者謂跋其胡而倒躡耳老狼有胡謂頷垂胡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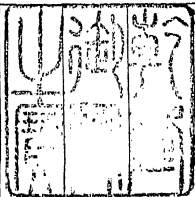
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退則踰其尾謂卻頓而倒於
尾上也跋胡言狼窺尾亦是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載代
之下章倒其文明跋上宜有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
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
失猛箋正義曰箋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躡
胡喻將欲攝政退則踰尾喻成王留之耳周公人臣以
臣攝為進致政為退取象為安故易傳也傳正義曰傳
以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
文膚美小雅廣訓文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為赤鳥黑
鳥注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
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是鳥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
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鳥單下曰
屨古之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俗易語
反然則屨鳥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
禮云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爵弁黹屨黑絢纁純純博寸
注云絢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纁縫中

紉也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
績次云凡凡絢貌謂烏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
之如績次屨色纁而絢用黑則冕服之烏必如績次烏
色赤則絢赤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
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箋正義
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為周公古之遜
字借孫為之春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孫於齊春秋之
例內諱奔謂之遜言昭公遜遁而去位此周公亦遜遁
去位故讀如彼文遜遁釋言文孫炎曰遁逃去也周公
攝政七年遜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洛誥有其事書序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
作君夷是成王留之為太師也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
履赤烏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
之去幽公又已遠矣人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
王之大美乎公宜
為周公箋義為長

狼臆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
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音義疵才疏傳正義曰瑕者玉
斯反之病玉之有瑕猶
人之有過故以瑕為過箋言無可疵瑕者
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為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卷十五

毛詩注疏卷十五

毛詩注疏卷十五考證

豳風七月章一之日臍發○臍發說文作𦍋發

二之日栗烈○烈董氏本作冽

箋疏吳志孫皓問○吳志當作鄭志王應麟云康成
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
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孫皓同時吳志亦無
此語

獻豨于公○豨周禮注作肩

曰為改歲箋疏是過十月則改歲○臣宗萬按上二之

日云卒歲蓋冬者終也以四時之終為歲終也始則以十二辰之始為始十一月建子子天正也有作始之義故以為歲始而曰改歲也

禾麻菽麥○許謙曰麥非納于十月也此蓋總言農事畢爾

其始播百穀箋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李樛曰此但是播百穀非祈百穀也

箋疏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此句疑有衍字

鷓鴣章予維音曉曉○說文作唯予音之曉曉

東山章熠燿宵行傳熠燿螢火也○

臣浩

按爾雅埤雅

古今注皆以熠燿為螢名與毛傳合宵行即曹植所謂夜飛者也先儒乃以宵行為螢名蓋因下章有熠燿其羽之文故耳然熠燿其羽亦言其羽之鮮明若螢之光如桑扈所謂有鶯其羽是也

皇駁其馬○皇爾雅注作驤

破斧章四國是皇○皇齊詩作匡

伐柯章伐柯伐柯○孔叢子作操斧伐柯

九罍序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臣宗楷

按朱子語

錄曰寬厚溫柔詩教也如今人說九罍詩乃責其君

之辭無復寬厚溫柔之意故易為東人願周公留之

詩然古說謂西人願公速歸朱注謂東人願公少留

民之愛公固無東人西人之異說雖不同其為美周

公則一也

狼跋章赤舄几几○几几說文作𢇛𢇛按𢇛固也說文

當別有所據



毛詩注疏卷十五 考證